

# 錢穆趣事

(本文插圖刊第6、42頁)

●李梅山

## 觸類旁通講課生動

錢穆於一八九五年七月卅日生於江蘇省無錫縣七房橋村。家境貧困，十二歲喪父，後入常州府中學堂讀書，史學家呂誠之（思勉）就是他此時的老師。後因學潮，中途退學，轉入南京鍾英中學，畢業後，在民國元年，年十八歲，便出當小學教師。

他先後在蕩口鎮附近幾處鄉村小學任教，每月薪金僅十四元，而功課最多時每周授課達卅六小時，因此白天絕無時間讀書，只好深夜倚枕，「秉燭私誦」，有些書一次不能讀通，他就再讀數遍。有時疑心書上有錯，便試加改正。他在梅村鎮小學任教時，和學生同寢室。一次深夜醒來，一足觸帳外牆壁，忽然想到「臂」與「壁」都是形聲字。凡與「辟」組成的字，皆有「旁」義：如「臂」在身旁，「壁」在室旁，「避」乃走避一旁，「璧」乃玉懸身旁，「嬖」乃女侍在旁，「譬」乃以旁言喻正義，「癖」乃旁疾非正病，「劈」乃刀劈物分兩旁。聯想至此，他興奮不已。第二天早晨上國文課，他不講課文，而講了

他昨夜枕上所思之事，竟引起了滿堂學生的濃厚興趣。當時碰巧有縣上一督學來校視察，竟聽得行立不走，事後還把此事在縣署主辦的一個月刊上詳細報導，引起了全縣教師的重視。

## 小學教師高陞教授

一九二二年，錢穆中學同學施之勉（漢史專家）當了福建集美師範的教務主任，請他去教書，他才做了中學教師。一年後，他又回到故鄉，江蘇省立第三師範任教。一九二七年秋，錢穆被蘇州中學校長汪懋祖聘任擔任該校首席國文教師，與呂叔湘、胡哲敏、陳去病等學術文化界一流好手共事。課餘互相切磋。

一九三〇年春，他大致已完成了名著『先秦諸子繫年』的初稿，並開始與學術界名流胡適、顧頡剛等人交往。一天，顧頡剛返蘇州家居小住，探訪錢穆，偶見其桌上『先秦諸子繫年』稿，遂携回翻閱，當錢穆回訪時，顧頡剛就大加讚許，認為他教中學是大才小用，並約他為『燕京學報』撰稿。不久，錢穆震動學術界的論著『劉向歆父子年譜』便在顧頡剛主編的『燕京學報』第

七期上發表。由於顧氏的推薦，這年秋天，錢穆北上，擔任燕京大學教授。一九三〇年，錢穆三十六歲進燕大教書。燕大是外國人在中國辦的教會學校，校務由司徒雷登主持。

一天，司徒雷登問一些教授對燕大的印象如何，錢穆說：「起初聽說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大學，心中特別嚮往，等我來燕大一看，才發現實際並非如此。一入校門即見M樓S樓，這是什麼意思？這難道是所謂『中國化』嗎？我希望把燕大各建築都改為中國名。」此語一出，全座默然。後來，燕大特為此召開校務會議，遂改M樓為「穆」樓，S樓為「適」樓，「具公」樓為「辦公樓」，其他建築一律賦以中國名稱。

當時燕大有一慣例，下發通知皆用英文，即使收水電費之類的通知也是英文的。錢穆對此通知總是置之不理，積一年不交水電費，校方派人詢問，錢答：「我是學校所聘的國文教師，沒有必要識英文，為什麼在中國辦學校而發英文通知？」他為此對燕大不滿，最後終於離開。

燕園有一湖，風景秀麗。當時燕大諸教授竟

爭相爲此湖取名，皆不妥適。錢穆便稱之爲「未名湖」，此湖名沿用至今。

### 不寫反駁胡適文章

錢穆在燕大，常與顧頡剛、馮友蘭、張星煊等著名學者切磋學問、討論問題，自然又在學術上開一新的境界。這時他的『先秦諸子繫年』一書已修改完畢，『清華叢書』編委陳寅恪讀『繫年』後嘆曰：「自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矣。」

錢穆在燕大僅一年時間，便受聘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，這是在大學講授歷史課之開始。在北大，錢穆與胡適相識，並就老子年代問題、儒學問題多次相互討論。後來，胡適發表一篇長達五萬字的論文——『說儒』，文中的觀點與錢穆在課堂上對開始儒家所持的觀點大相徑庭，錢穆的學生勸他撰文反駁胡適，他說：「學問貴自有所求，不應分心與他人爭是非。如果老在與他人爭是非上分散精力，則會妨礙自己學問的進步。『孟子』一書，只在申孔，不在辟墨。遇兩說異同，你們應該自有折衷。」於是他就沒有撰寫反駁胡適的文章。

### 新亞書院三件秘辛

一九四九年春大陸易權時，錢穆到香港，便與人創辦了亞洲文商學院，自任院長。一九四九年十月正式開學。一九五〇年秋，獲岳峰資助，在九龍桂林街覓得一新舍。學校遷入桂林街後，便更名爲新亞書院，仍由錢穆任院長。一九六四年，新亞書院與另外兩所私立大學合併爲香港中

文大學。

香港中文大學之名稱，原來亦是由錢穆最先提出而獲當局採納者。

錢穆在「新亞四十周年紀念祝辭」一文中又透露，香港社會，實際上百分之九十以上居民，是承襲中國文化，並使用中國語文。新亞當年雖是空無一物，但在香港文教界中，早就獲得肯定，並受到社會上普遍重視。因此，新亞最初，就被認定爲新大學之一成員，當時花却很多時間，開過不少會議，討論爲此一即將成立之新大學命名，衆議紛紛，未有定論，錢穆提議，不如即照當時籌辦期所用之英文直譯爲「中文」大學，終於獲得定論，以香港之特殊背景，用「中文」二字來做新大學名稱，涵有某種意義。

其後大學成立，校長人選衆所矚目，香港政府當時有意委任一位英國人，但錢穆則主張應由中國人來擔任，他曾說道：「不論香港政府請誰，我都不反對，只要他是一個中國人。」

一九六一年錢穆夫婦自美國返港，特地繞道英國，與當時中文大學籌委會負責人富爾頓爵士會面，並接受其邀請，到其倫敦近郊家中住宿一宵。抵富爾頓家中之下午，以及當日晚飯後，雙方只討論一個問題，就是有關人選，應是英國人或中國人。錢穆問富爾頓：「你是否認爲中國人之中，沒有一個人能擔任校長？」

錢穆又稱，當時之香港政府，以爲在中文大學創制時，由英國人出任校長，做政府與學校間橋樑，有助於新大學行政之推行。以香港環境特殊，中文大學成員背景之複雜，香港政府之主張

，自有一番理由。中國人任校長，絕不會比英國人佳，相反，英國人任校長，新亞可能更受尊重，然而要提倡中國文化，站在國家民族立場，不能同意由英國人任校長。最後，英國人終於接受錢穆之意見。

一九八九年九月，九十五歲高齡的錢穆返港，在爲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四十周年紀念祝辭中說：

「從前的香港，是中國人的土地來作英國的殖民地。我們希望香港不該再有殖民制度，即是希望中國人、英國人同居一地，不應再有統治、被統治之別，也即是希望泯滅人類種族的分別，至今不過四十年，現在不僅英國人即將退回其殖民地的地位，而香港也真成爲新亞洲的一重要的新邑了。我們中國人正該歡欣鼓舞，而不幸今天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，不僅沒有這表現，反而懷有恐懼憂慮的心情，這真是值得悲傷的。目前的香港究該如何？這是香港人眼前一大事，正須待香港人自己好好努力。我們總不能再存有依賴英國人之想，中國人的事該由自己負責。」

在祝辭中，錢穆又提到當年新亞成立時三件秘密掌故。摘錄如下：

「一是我當年爲書院取名『新亞』，二是我爲大學取名『中文』，三是我堅持第一位中文大學校長，應由中國人擔任。這三件事，都有關新亞歷史，並與香港地位特殊有關。」

「回想四十年前的香港，中國人的地位是很低的。那一種殖民地的氣氛，深深壓迫着中國人，特別是對知識分子們，當年的感受，不是今天

的香港青年所能了解，我不能安身國內，隻身流亡到香港，一個流浪者的心情，是很難描述的，我不敢暴露中國人身份的心情來要求有一個「新香港」，遂轉而提出「新亞洲」。所以我為我們的書院取名「新亞」，寄望我們將有一個稍微光明的未來。」

### 生活樸素衣食隨便

錢穆為國人譽為「國寶」，但他十分謙虛，且生活樸素隨便，不搞特殊化，此舉更得國人的尊重。

錢穆的學生葉龍（新亞校友）獲悉恩師染病，特從香港二次去臺北素書樓探望，兩次都和恩師、師母共進午餐，這兩頓飯都留下了深刻印象，為此葉龍特寫文章十分詳盡地描述這兩頓飯的菜餚，利是有趣，特錄原文於下：

「……正好吃午飯了，師母邀我共餐，我便坐在老師旁邊，還有師母與秘書四人一起用膳。我們談天的客廳另一部份也兼作餐廳。只見餐桌上已擺上一碗清燉鷄湯，一盤涼拌苦瓜、一碟炒青菜，一碟辣椒豆豉炒鹹魚仔，另一盤是鹹瘦肉炒笋片，還有一碟家常小菜，很可能那碟笋炒肉是師母為我這個不速之客臨時加的菜，因為聽師母講那塊鹹瘦肉是朋友所贈，一直沒有吃過。師母對涼拌苦瓜津津樂道。說臺灣的苦瓜色淡黃，爽脆而多汁，也不太苦，還上酒席用哩！師母對這碟苦瓜之特別欣賞，是由於這苦瓜是女工阿慶在後園親自種的，現摘現吃，特別新鮮。老師吃一碗粥，我們三人吃飯，飯是一種粗黑的糙米做

的，師母說已多年沒有吃白米了。我問師母，老師吃的粥中放了些什麼配料？師母說：「粥裡有紅蘿蔔粒、青菜和魚肉。先生自己不用筷挾菜吃，所以常常燉點鷄湯讓他喝。」老師那天的胃口似乎不太好，祇喝了一小盅鷄湯，粥喝了半碗便放下筷子。師母急着說：「才祇用一小杯米煮成兩碗粥，午晚飯多吃一碗，實在是很少份量了，不吃完它是不行的。」老師這才吃完了剩下的粥，師母才表示安心。我順便問起老師早餐吃什麼，原來是麥片和麵包。我告訴師母，常吃麥片可享高壽，記得梁厚甫先生曾有專文論述過。

「我第二次去探望老師是八月十九日上午，……這一次老師胃口好多，小半碗飯，師母搯了幾湯匙的切片草菇肉末，還挾了一些蕃薯，和飯拌在一起，老師吃完了。也喝了一湯碗鷄湯，份量也比上一次的。這次師母準備的小菜，除了草菇肉米和蕃薯，還有幾塊粉蒸肉。另有黃瓜切絲涼拌及炒刀豆各一碟，還有半條蒸鱸魚。師母特別介紹鱸魚，說是美國的魚種，買來時還是活的，估計是在臺灣養殖；師母也特別介紹新品種的刀豆，這兩種菜確實味道鮮美。臺灣同胞富研究精神，許多水菓蔬菜常有新品種出現。看師母平時食用的小菜，生活是很簡樸，如果不是老師的營養所需，決不會天天燉鷄湯。我想燉鷄湯成了老師近來的主要維生食糧了。老師飯前飯後都吃一粒藥。我問師母，原來飯前吃的是胃藥，飯後是健腦的。老師離開飯桌後，便回沙發上坐一會，從師母口中知道老師午飯後例必午睡，我也勸老師上樓午睡，不可因陪我談天而破了慣

例。老師慢步上樓時，師母從後跟着。把老師安頓好了，再下樓來，要我再坐一會與秘書一同聊天。」

### 子孫成材教育世家

錢穆共有五位子女，長子錢哲原任教於江蘇師範學院物理系，於一九八三年患癌症辭世。另四個兒女均任職於蘇州和北京教育界。計兒子、兒媳、女兒、女婿十人中，有九人從事教育工作。第三代人中，也有幾人走上教育崗位並表現出色。長孫錢松現在廣州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工作，參與淨化東江水的工程。他現年二十八歲，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，曾任教於南京大學並以公費留學生身份赴美深造。長孫女錢婉約繼承祖父的事業，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，現年二十七歲的她正執教於武漢大學歷史系。

說起來，錢穆在大陸的家庭可稱得上教育世家了。

### 錢偉長心中的賢叔

上海工業大學校長錢偉長是錢穆的侄子。錢偉長是世界著名科學家，他是中國流體力學的奠基人之一，他的「非協調有限元」課題至今仍在國際學術界處於領先地位。早在四十年代初，未及「而立之年」的他，就以「錢偉長方程」而聞名於世。一九四五年在美國，當代航空大師馮·卡門參與成立了噴射推進研究所，並出任所長。這是美國第一個從事遠程導彈、空間探索的研究單位。錢偉長和林家翹、錢學森一道，為馮·卡



門所延攬，成爲世界火箭、宇航工程的開拓者之一。周恩來把錢偉長和錢學森、錢三強並稱爲中國科學界的「三錢」。

錢偉長叔父是國學大師，侄子是科學巨擘，錢穆和錢偉長可謂互相輝映了。

一九七六年秋天，錢穆在臺北「聯合報」副刊上撰文「懷念我的母親」，文中提到了錢偉長：「我的母親對孫兒輩最特別加以教養的，是長孫偉長。在我記憶中，永難忘懷的一幕，是我母親常把紡紗機放在桌旁，獨自紡紗。我坐在一旁讀書，偉長坐在我對面讀書，祖孫三代，常到深夜始散。這真是當年貧苦生活中人生一樂事。」

錢穆和錢偉長叔侄情深，有着非同一般的親密關係。「偉長」這個學名，就是錢穆給他取的。在叔父的薰陶下，錢偉長也喜歡國學。小時候，他就在家鄉的湖畔和小河邊背下了很多古文和古詩。一九二九年錢穆任蘇州中學國文主任教師，就把錢偉長帶到蘇州中學去唸高中，因爲這是一所全省聞名的好學校。在蘇州中學，錢偉長受到錢穆、呂淑湘的教誨，文史課成績名列前茅，而數、理、生物、英語成績反而落後。但他刻苦努力，到高中畢業時，數理化成績才後來居上。

錢偉長年前對人說：「我們家裏很窮，祖居江蘇無錫鄉下的四房橋，四叔父（錢穆）和我都在農村長大。我的祖父去世很早，我父親十八歲、四叔父十六歲就都做小學教員，靠工資維持祖母和自己四兄弟的生活。我讀初二時，不幸父親也去世了，多虧四叔父照拂，我才念完了高中，上了大學。」

錢偉長念清華大學，也是錢穆替他選的。一九三一年夏，高中畢業的錢偉長面臨失學危險。

在山窮水盡之際，前面突現曙光：上海經營味精廠的化學家吳蘊初，設立了「清寒獎學金」，有十二個名額。這年夏天，錢偉長來到上海，報考了清華、交大、中大、武大、浙大，結果五戰皆捷，一連收到五份錄取通知書。到底上哪所學校呢？他徵求四叔父的意見，錢穆說：清華不錯！於是他就到北平進了清華大學。

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年，錢偉長曾和錢穆在香港相見。他說四叔身體非常好，看上去像六十歲左右的人，腰板還是挺直的，記憶力仍然很好

，說話時口齒十分清晰。他對嫡母胡美琦深致感

激之情：「嫡母對他照顧很周到。我原先的嫡母早已故去，現在的嫡母本是四叔父的學生，她同我四叔結婚後，即是他的賢內助，又是他事業上的得力幫手，四叔父幾次出國講學，都是由嫡母給他當翻譯。」

錢穆逝世時，錢偉長以輓聯表示哀思，他寫道：

「生我者父母，幼吾者賢叔，舊事數從頭，感念深思寧有盡；

從公為老師，在家為尊長，今朝俱往矣，緬懷遺範不勝悲。」

## 聖文叢書 民國奇才交往錄

陳頤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

本書係名教育家陳頤教授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幽默大師林語堂、梁啓超的感情世界、徐志摩與林長民、八閩奇才辜鴻銘、海軍奇才嚴復、譯壇怪傑林琴南、詩壇奇才陳石遺、憶先師陳寶琛、懷戴傳賢老師、劉以芬老師的風範、中國之友伊芳廷、十硯老人黃任、蘇友仁志行高潔、憶戴仲玉兄、福建協和大學滄桑、江山任遨遊等篇，王成聖教授作序，內容精彩篇篇可讀，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，優待中外雜誌訂戶祇收壹佰叁拾元，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



李梅山「錢穆趣事」插圖（文見43頁）

①前排右起：錢穆夫婦、鄭嘉武夫婦，後排右三程光裕、右四宋晞等人合影。

②錢穆（右二）與宋晞（右）、程光裕（左二）等人合影。





李梅山「錢穆趣事」插圖（文見5頁）

① 錢穆教授（中）與程光裕教授（右）、鄭家駿博士（左）合影。

② 錢穆夫婦（左一、右一）與漢學家楊聯陞夫婦（中）合影。

